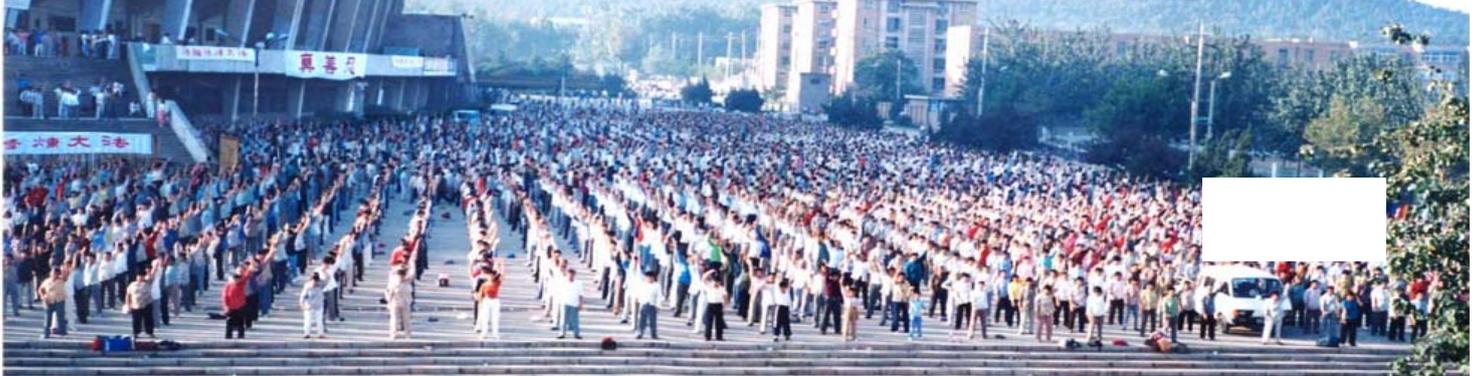


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坚信法轮功？



有很多人都困惑过：到底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修炼法轮功？为什么他们在中共残酷的迫害，甚至于酷刑折磨下仍然不放弃自己的信仰？

一个卧床数十年不起的病人，当中医西医民间偏方种种办法都试过，医院都对自己判死刑了，最后自己都死了心的人，忽然不用打针吃药能正常生活了，去医院检查化验都完全正常了。

一个人见人怕的社会流氓，忽然一日自动要改邪归正，从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。

一个毕生追求宇宙人生的真理，遍览古今中外圣贤书籍而不得其解，困惑多多的人，忽然在一本书里发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，过去的一切矛盾疑团豁然开朗。

……

这样的事实遍布世界东西方一百多个国家，当然也包括在1999年之前的中国大陆的各个省市，甚至是99年迫害之后强烈封锁之下的大陆。这事实不是中共靠几个花钱收买来的小丑、骗子的丑剧就能抹煞得了的，也不是中共靠几个随意删减拼接来的视频就能够丑化的。

这铁的事实，人们靠着自己的亲身体会和亲自的观察，是最有说服力的！而法轮功能短短十几年间，传播那么迅速广泛，就是其明证。

法轮功修炼者中，不乏在宗教中求索半生的僧人、道士、基督徒，不乏武术、太极、气功界的高手名家，不乏曾经连中医都不认可的顽固的

西医大夫，不乏政府官员，不乏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，不乏传统文化国学研究者，不乏经济金融人员。

有一位不收报酬地救你一命的医生，或者一位指点你迷津的导师，或者一位将你从罪恶深渊里捞起来洗净的恩人，当中共迫害到来，开始了对他的人格各个方面进行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，扣帽子，批斗和划清界限时，你选择什么呢？明哲保身，矢口否认，落井下石？还是为了自己良心，顶着众人的不理解和敌视，去讲出真相？

这道选择题就是当今中国大陆众多的法轮功修炼者所面对的。

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，人的道德底线已经很低了，道德的败坏也使人们深受其害。法轮功讲“真、善、忍”，法轮功修炼者仍然坚定地遵守道德，对得起良心。这是真正的一股清流。当看到人们在中共谎言中受着毒害，误解救世度人的大法，法轮功修炼人不能只顾自己，慈悲的心使他们要站出来告诉人们真相，即使面对再大的压力和迫害。

说说“搞政治”

“政治”一词在西方社会本是个很平和的词，人们将“大家关心的公众事务”叫政治，除宗教、商业外的社会活动都可视为政治活动；在中国，古人也说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”。从正常意义上讲，参与政治绝非哪部份人的特权，是公民的正当权利。而中共把“政治”一词异化为“政治权力的斗争”。

在共产党社会里，“政治”一词变了味儿——生命成了“政治生命”，思想成了“政治思想”，道德成了“政治觉悟”。在中共的字典里，“政治”就是“同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”。“政治觉悟”就是“党叫干啥就干啥”。

中共惯于“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”，你不跟它整人害人，它说你不关心政治；它撒谎，你揭露它，它整你；它诽谤，你去澄清时，它迫害你；你讨公道时，它说你反政府……总

之，你跟它不一致了，它就说你“搞政治”，就要实行迫害。“搞政治”成了中共整人的一顶大帽子。

中共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，骗了哄，哄了再骗，几十年下来，人们对于中共的“整人政治”形成了一个固定思维：共产党整你了，你得忍着。如果你要揭露、制止它的恶行，你就是在“搞政治”。一旦你被中共定为“搞政治”，人们就会发生一种“良知错位”——尽管中共残害无辜，人们反而去责备受害者，好象“搞政治”比中共杀人还可怕。

这就好比是强盗抢劫路人的提包，人们不去谴责强盗，反而责怪遭抢劫的人为什么要拎提包，两手空空的，强盗不就不抢劫了吗？请您想一想，这是什么逻辑啊。如果人们连拎个提包的自由都没有，那还是正常的人类社会吗？

请关注!迫害仍在身边发生

丹东法轮功学员在奥运前期遭迫害案例

【明慧网】二零零八年奥运会前期，中共邪党把法轮功学员作为重点迫害对象，以下是当时辽宁丹东部份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迫害的遭遇。

当时被非法关押在辽宁凤城看守所的有好几名法轮功学员，在凤城看守所，十几平方米的屋子，二十人挤在一起，每天要数五、六千张纸，从早上六点开饭一直到晚上九点，满屋子到处都是灰尘、纸屑，而且吃饭、上厕所、洗澡都在一起，臭气难闻，狱警队长指使犯人包夹法轮功学员，每天二十四小时灯光长明，监控着学员的一举一动，强迫法轮功学员穿号服、戴手铐，背“八不准”。

◇隋淑花，丹东法轮功学员，近七十岁了。一九九九年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，她被非法劳教。二零零八年，隋淑花再次被丹东振安公安局恶警绑架，丹东振安法院非法判了她三年刑，把她关押在凤城看守所。凤城看守所把隋淑花劫持到沈阳女子监狱，因隋咳嗽、吐血、胸部有阴影，监狱拒收。凤城看守所第二次强行把她送去。

凤城红旗镇法轮功学员刘银凤，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被红旗派出所警察绑架，关押在丹东白房看守所。后来被转到凤城看守所。恶警强行给她灌食，把她定位在铺板上，无法活动，上厕所都不能去。有一次刘银凤被提审回来后身体非常虚弱，晕倒吐血。她的腿部还长了一个大包，行走不便。

◇王书清，凤城市法轮功学员，二零零八年被凤城国保大队恶警从家中绑架，关押在凤城看守所，八、九个月不让她与家人见面。后她丈夫病逝，十六岁的孩子无依无靠，被迫停学，家里小工厂也停产。王书清被凤城法院、政法委非法判三年刑，关押在凤城看守所，后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。

王书清刚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，一监区大队长王健、科长吴红、三小队队长尹娜就把王书清关进一个仓库里，由两个犯人包夹看着，二十四小时监控，不许与别人说话，瞅谁笑笑都要限制。包夹犯人吴丽娟、王立华每天强迫王书清看诬蔑造谣的东西，逼写“转化书”。王立华经常辱骂王书清，自己反倒头晕、恶心、血压升高，她私下里说，知道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，没有罪，可队长安排的，又不敢不服从。队长说，不强迫法轮功学员“转化”，就不给她们减刑。王立华、吴丽娟二人没有达到“转化”王书清的目的，被队长骂了一顿，又换了两个犯人肖杰、孙茹兰，孙茹兰非常阴险、奸诈，不择手段的辱骂、折磨法轮功学员。

王书清被关在一个小屋子里，近五个月的时间里不让她与别人说话，每天吃饭、上厕所，时刻都被盯着。王书清被迫害的精神恍惚，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，表情很痛苦。后来王书清被转到一小队，一小队恶警队长郭健强迫王书清骂大法师父，王书清不配合，她就和监狱“六一零”人

员吴红、李艳在监室里放污蔑大法的录像，王书清白天干十二个小时的活，晚上不让她睡觉和洗漱，犯人孙茹兰、张艳丽、李淑钦、孙亚微与监舍号子轮番看着王书清，整宿不让她睡觉。星期天王书清被关在阅览室里，遭犯人张艳丽、肖杰打骂、罚站。

◇宋桂香，丹东法轮功学员，被非法判刑五年，在沈阳女子监狱受尽了酷刑折磨。她原来在二小队几次被关小号，腿被迫害的不能正常走路。宋桂香被转到四监区一小队，四监区大队长王健、科长郑秋菊、队长刘小寒，执行员王晶（杀人犯），把宋桂香关在一个加工羽绒服的小屋里，逼她干活，装鸡毛，宋不干，就不给她吃饱饭，不让她花钱。宋桂香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来看女儿，宋向家人诉说她在监狱里受到的迫害，郑秋菊暴跳如雷，终止接见，大骂宋桂香。二零一一年正月十六，一监区大队长张某、科长陈颖、一小队队长刘小寒指使犯人把宋桂香强行从床上扯下来，四个人殴打宋桂香，把她送到严管队（队长刘杰）关小号一个月。

◇胡哲辉，辽河油田法轮功学员，被非法判重刑十五年，被劫持到监狱时已绝食八十三天，人瘦得变了模样，奄奄一息，监狱也把她收下了。胡哲辉坚持信仰，原科长杨某指使四个犯人，把她关监舍十一号屋，打骂她，冬天开窗冻她，不让她睡觉。后任科长吴红还找胡丈夫，不让她存钱。吴红污蔑胡哲辉，挑拨他们夫妻关系，致使胡丈夫与她离婚。

另外，包夹犯人肖杰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春香、齐敬如，强迫其写“转化书”，换来减刑十一个月。王春香拒绝“转化”绝食，遭灌食折磨，致使身体极度虚弱、消瘦，血压达到二百六十。

诈骗犯王桂兰被狱警利用，专“转化”法轮功学员，她用脚踢法轮功学员的阴部，不让学员睡觉，把学员的衣服扒光，关在水房里。

在监狱里，勒索犯人钱财是司空见惯。有一个犯人想减刑，队长跟她要钱，并让她做假证，证明法轮功学员没被打，她不配合队长，被队长叫到办公室，用电棍电她、打她，不给她减刑。

亿年奇石报：“中国共产党亡”

二零零二年六月，在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 2.7 亿岁的“藏字石”，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“中国共产党亡”，其中那个“亡”字特别的大。中国的各路地质专家经实地考察后一致认为，这“藏字石”上未发现任何人工的痕迹，海内外一百多家报

纸、电视、网站转发了这消息“藏字石”的图片被赫然印在贵州“藏字石”风景区的门票上。

